

激情的岁月，在青春如歌的校园里，
你的心可曾为之触动……

花漾青春

一个冰清玉洁MM的青春告白

花泽馨◎著
群言出版社

HUA YANG
QING CHUN

花漾主同春

一个冰清玉洁MM的青春告白

花泽馨◎著

群言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漾青春/花泽馨著. —北京:群言出版社, 2005. 1

ISBN 7-80080-450-X

I. 花... II. 花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5649 号

总 策 划	马双才
责任编辑	都 铎
封面设计	安 宁
出版发行	群言出版社
地 址	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
邮政编码	100006
联系电话	65263345 65265404
电子信箱	qunyancbs;dem@xinhuanet.com
印 刷	太原市昌宏印刷厂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版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开 本	880×1230 1/32 印张 7.5
字 数	158 千字
印 数	1~10000 册
书 号	ISBN 7-80080-450-X
定 价	18.00 元

[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]

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发行部更换。服务热线:010-65220236。

前言

花季，雨季，多么美丽的人生季节，多么让人留念的纯真年代。岁月匆匆，藏在记忆深处的飞花落叶细雨阳光却总让人感动，心便随着时光隧道回转，眼睛一路去寻觅，寻觅曾有过的痕迹，或美丽或感伤……那些粉色合欢花树下的誓言，流星划过夜空许下的心愿，在落叶中背转身的一瞬流下的眼泪，都同岁月的年轮一起，早在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迹，永远不会忘记。

小时候，总盼着长大，可长大以后才发觉自己早已是伤痕累累，原来成长便是希望一点点地消失和艰辛一点点地增加。成长的快乐，是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希望；而成长的痛苦，则是因为发现世界越来越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。我们慢慢地变得坚强，变得圆滑、世故，我们从弱者变成强者，慢慢地也是痛苦地完成着我们不想却不能不完成的蜕变。当心已渐渐麻木，回首往事却常常让我们泪流满面。年少时那份纯真让人惭愧也让人心痛！常常倚在阳台边仰望天边浮云，远望街上的芸芸众生。浮云是我年少时久远的梦，众生是我如今满面尘土的写照。轻风吹不去我脸上的尘土，也同样吹不散我年少时的梦想。啜着香浓的咖啡，我常常问自己：“一路上我丢失了什么？”然后我沉默，沉默地望着浮云，我知道我丢失了自己。年少时我们做的是自己，长大以后我们做的是别人需要我们做的自己。白天，我带着令人麻木的微笑，做别人希望我做的那个自己，跟大家融合在一起，生怕成为





与众不同的异类。晚上，回到自己的小巢，放松笑得发疼的脸，做回真正的自己，心就仿佛回到了那个可以只做自己的纯真年代。

春蚕在变成蛹时肯定是痛苦的，然而当它破茧而出，却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。原来它只能在地上爬，蜕变以后却能在空中飞。我想我们人也如此，经过阵痛以后，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美丽，也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。年少时的我们是那样容易受伤也容易使别人受伤，长大后的我们更善于保护自己也更懂得珍惜别人。红尘中，我用成人的眼光看世界，用成人的方法过日子，而在内心我却始终拥有那个纯真年代的自己。带着一身尘土，我仍能自由地看天边浮云，看柳絮纷飞，曾经在红尘中手足无措的我，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协调的方法。红尘中疲惫的我，因为心中一片纯净平和的湖，而变得轻松快乐。

无论沧海桑田如何变迁，无论尘世间变得多么功利多么冷酷无情，我都执著于此。我只希望我的文字能够唤起人们对纯真年代的回忆，只希望尘世间能够多一点儿纯真的爱。

在流水般的岁月里，我步履匆匆，如浮萍般在尘世间飘荡，偶一驻足，回首已是万水千山，而抹不去的仍是那些青春岁月中的欢歌笑语，轻风细雨。





带着落榜清华的巨大伤痛，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我步履蹒跚地走进北 S 大的校园，继续深造。我突然觉得自个儿像一烤焦了的鸭子。听说北 S 大的学生不是高干子弟就是私企老板的崽儿，都是不可小觑的主儿。果不其然，校门口挨个儿停着一部部高档轿车。我庆幸老爸没送我来，不然他那辆红旗可够菜的。我甩着玉腿大踏步地走在这菁菁校园中，看着报到的新生一个个都穿得选美似的。男生穿着名牌 T 恤牛仔，女生穿着低胸长裙或手工绣花吊带，我穿的是米老鼠的粉色内衣和 U2 的白色超短裙。

从走进校园起，那些野狼便贼眉鼠眼地在女生胸前及大腿处扫荡。MM 们昂首阔步气宇轩昂走得摇曳生姿，整个一 T 型台上的猫群，真叫壮观。如今的学生打扮得像小姐，小姐打扮得像学生。走进校园以为到了红袖招，走进夜总会以为是学生聚会。素面朝天的我在这群猫中居然显得纯情似水。我知道自个儿身材长得比较清纯，不像别人那样有引人犯罪的倾向，所以自卑之下为自己量身打造了还算有尊严的造型。

正想着报到该往哪条道上走呢，身后传来一洪亮的男声，同学，报到往哪儿走？我回头一笑百媚生地说，我也正琢磨呢。原来是一不怎么帅的帅哥，倒着一副八字眉，眯着小眼睛，除了这眼睛其他部分还算长得端正。只是说话的时候神态特逗，估计他要说相声，铁定比姜昆还姜昆。他抓住旁边一同学问了问，然后抢过我的行李箱拖着就往前走。我心想，





嘿，今天遇一大善人。我说你叫啥名儿呀。他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齿。“梁文龙。”原来也是我们班的。我说，真好，一来就遇到家里人了。我说我叫吴梦，他说真好听，跟你人一样。这就奇了，我人也好听！亏他还是学中文的。他走得挺快，我跟着连走带跑的，我的小白裙随着风飘，跟一路景儿似的，我觉着大腿上长出无数只眼睛。

报到完毕，梁文龙送我到女生寝室。他一人儿拖着两只箱子，直上五楼，一间间查看。520，到了。我一把推开门，霍然看见玉花临风的王盈挺立在床前。她是我从小牵着手长大的死党，从幼儿园到大学，都一个班。虽说是死党，可从没让着我，尤其是学习成绩我们俩是谁也不让谁的，因此，班上的前两名几乎都给我俩包了。高考时填志愿她全照着我的填，结果我俩都没考进清华，弄得我满心的愧疚，好像她要照着我不填就能考上清华似的。她欢叫着向我猛扑过来，以泰山压顶之势将我撞了一个趔趄，背部重重地撞到门上。我说，你这相思也忒厉害了吧。估计有个两三年不见面，再见面你得把我摧残至死了。她说，那是。然后围着梁文龙绕了三圈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仔仔细细就差没用放大镜观察了。“我靠，吴梦，你啥时整这一不咋帅的帅哥，都没跟我透过风儿。这模样整个一相声演员嘛，不过这丫还有点贤夫良父的优良品质，也就饶了你的劣质眼光了。这么两大箱子，你也不心疼，叫人家一人扛着上五楼。”我说：“亏你学中文呢，到底儿想说我该心疼箱子呢还是心疼人呢？”这话一出，我才意识到这叫什么话呀，我跟人家什么关系，也能说心疼。那小子脸上一阵红，居然满脸喜庆。我忙介绍，梁文龙，刚遇

见的，咱们班上的。“靠，原来是一活雷锋。以后我有事儿就找你了。”王盈不客气地说。那小子一脸谄笑，对着王盈直点头。这丫的，在女生面前态度还真好。有句话是，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。谁知这小子安的什么心。



王盈帮我把行李箱放好，把床铺上。我拍拍硬硬的床，哎，这下有罪受了。王盈鬼笑着说：“我一来就占了两个下铺，让那两人儿爬上铺去吧。”正说呢，进来一人儿，娇娇小小羞羞答答的，小脸粉粉嫩嫩，齐耳短发，挺纯情的一双眸子向我们脸上挨个儿一瞥，打了招呼。看见梁文龙时脸一阵红。这小子还真雷锋，立马接过那人儿的箱子，那人儿羞涩地说谢谢，腼腆得让我觉得自个儿都不像女人。打小老妈就教我女人该怎么行走坐卧，看见男生该怎么装纯情、害羞，当着大人的面我装得挺像，一背过身就原形毕露。王盈说，瞧人家那小样儿，真该叫小雨点什么的。楚楚可怜的样儿活脱脱一琼瑶小说里跑出来的妞儿。那妞儿红着脸说自己叫张若兰。“啧啧，连名字都这么琼瑶，真处女。”王盈边说边摇着马尾。

随着一阵儿风，刮进来一黑衣 MM，胸口低得都可以看见 V 字。那神情整个儿一《蝴蝶梦》里的女管家，神秘而高傲。她用一双美丽的凤眼对着我们横竖扫荡了一番，让我想起了鲁迅的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。梁文龙又发扬了雷锋精神，他那谦恭的样儿在高傲的“蝴蝶管家”面前简直就是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。蝴蝶管家嘴里冒着冷气说了声谢谢，然后趾高气扬地走过我们面前。

我靠，什么道儿上的这么跩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





把脚趾放到头上把气吹到天上了。我和王盈在那儿翻着白眼儿，王盈晃动着头上的马尾，我用手指一边绕着头发一边抖着大腿。我俩都是这儿有名的官宦子弟，打小老师都要特殊照顾的，也没见我俩谁摆出这么大的架子。这谁呀，敢情儿他老子是一黑帮老大？我俩正跟这儿不服呢，那蝴蝶管家颐指气使地对梁文龙吆喝，帮我把行李箱放这儿吧。我一看，气更大了，敢情这丫想住我上铺。我正想说呢，抬头一看，对面上铺已被小雨点占领了。哎，自认倒霉吧。总不能把困难都推给朋友吧，虽然王盈从小跟我同甘共苦。

“这谁呀，你吆喝谁呢？”只见王盈一个箭步冲过去，双手抱在胸前，斜着眼睛横她，头上的马尾随着声音颤动。那丫也不示弱，转过头瞪着她：“说谁呢你？”“说你呢。”“他是你什么人呀？他帮我拎行李，碍着你什么事儿了。”“这我哥，你什么来路呀，拿我哥当什么使唤？”“没当什么，是他自个儿犯贱，你想怎么样？”“我操！”王盈拿一玻璃杯就往地上摔。蝴蝶管家站那儿纹丝不动，冷冷地用眼睛横着她，那高傲样儿敢情儿在看一小丑。王盈这丫头也忒傻，干嘛摔自个儿杯子呀。我看着要出事儿，走过去拉着王盈说，你这跟谁呀，是不是人都要计较。蝴蝶管家脸色发白，眼里冒着阴气。得，我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我知道这梁子结下了。小雨点畏缩在一旁，看样子心里铁定吓得发抖，没见过这阵势。估计要真干起来，准第一个撒丫子跑。我和王盈打小就没怕过谁，除了家长和老师。他们都说我俩是乖娃娃好学生，其实背着他们我俩就一对小混世魔王。打小我俩的口号就是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。这好像还是哪位伟人说的。

我俩将这话儿切切实实地付诸于实践，一路横冲直撞，不轻易招惹谁，谁要招惹了我俩，铁定吃不完兜着走。蝴蝶管家也特横，打小就没见过这样的，改天打听打听她都什么出身。

梁文龙对着我和王盈点头哈腰地赔笑脸，姐姐算了算了。这小子也忒懦弱，我俩可是在为他出气。他倒好，整个儿一孬种。我说，你走吧，你也累了，当了这么久的雷锋，还讨不了个好。那小子点着头拖着自个儿的行李箱走了。我和王盈对着蝴蝶管家冷哼了一声，翻翻白眼儿休战。那丫阴狠地瞪了我俩一眼，转过身收拾自个儿的东西去了。我和王盈拿了东西准备去澡堂子，叫小雨点，那妞儿回头望着蝴蝶管家，怯怯地问她去不去。这不得罪人吗？两边都不讨好。王盈头一甩飞快地走了出去，我一把拉过小雨点，说人家什么道儿上的，你惹得起嘛。

走进澡堂子，我迅速地脱衣服，正准备冲进去占领一有利地形，忽听一声尖叫，回头一看，发声体原来是小雨点。我说，怎么啦？你见男生啦？本来想说你见鬼啦，估计这时候鬼也不会出现。她指着柜子里说，这这这……我跑过去一瞧，我也这这这……王盈过来一瞧说，嘿，这谁呀？这不一花痴吗？洗澡还带着套子呢。我说小雨点你换个柜子吧，够倒霉的！一来就碰见这东西。说完我冲进澡堂。这九月的天还挺热，突然往这水下那么一站，那叫一爽快。再说了，洗澡也是我一大嗜好。在家里我天天洗澡，不管天冷天热，脱光了往浴池里一躺，整个世界立马轻得就像一根羽毛，所有沉重的烦恼一“泡”而光。特别是浴后全身散发出的那股馨香，淡淡的，就像坐着飞机在鲜花丛中飞过，只能闻到那么





一点点香味，若有若无。说起香味，让我想起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去看画展，见到一幅国画，是《踏青归来》。画的是一古代美男子骑着匹骏马从郊外踏青归来，好多蝴蝶向马蹄飞去。我想奇了，这一什么马蹄呀，比花儿还香哪。老爸跟我说，

这是意境。不是去踏青吗？那马不是在花丛中踩过吗？回来了还带着香味儿呢，所以引来了蝴蝶。我想这就更奇了，这一什么花呀，自个儿香不算，还能让马蹄儿踩过后香得跟花儿似的。这也忒夸张了。赶明儿我也整一盆这花栽院里去，每天从花前过几遍，估计那身上得香个十天半月的。不过估计那花也特贵，不是价值连国也是价值连城，一瓶 CD 几百块也只香几天哪。那做香水的，要有了这花儿做香料，那不立马赶超比尔·盖茨啦，估计连月球也能买下来。我为此做了好久的发财梦呢，去翻了好多书，浪费了几个月时间，结果都没找到介绍这种花儿的。估计是那画家嗅觉有问题，要不就什么时候有过奇遇，比如去过什么桃花源之类的地儿。

晚上睡觉，蝴蝶管家换睡衣，估计那胸整过，放碗水在上面都不会洒，整个儿一引诱男人的罪恶身材。这丫不去从事那职业埋没在这校园中真是忒可惜了。想着想着觉得丫越发地像了，心里不由哆嗦起来。得，千万别上这几年大学，没学成什么还落一性病。往后我都特小心，晾的内衣生怕与她混淆。结果那丫的内衣都是什么黛安芬、安莉芳的，比我的高档多了。她也特小心，进出老往自个儿内衣上瞟，那眼神儿是看丢没丢呢。嘿，我这倒乐了，敢情儿她没那么阔呀。后来我打听了，原来丫叫赵丽莉，是一下岗工人的女儿，母亲早跟一有钱老头跑了。嘿，我这就更得意了，敢情儿真的是从事那职业的，要不哪儿来钱呀。别人跟我又说了，那丫的舅舅在美国呢，是一大老板，已经拿了绿卡。嘿，敢情她还有这靠山，往后我和王盈的日子有得受了。关键丫还住我上头，跟床上我还矮一截儿。王盈倒是挺义气，说那就让她





跟小雨点换换吧。我说换什么呀，睡你上头也是睡睡我上头也是睡，咱俩好姐妹儿谁跟谁呀。

谁知没到三天，我就跟那儿受不了了。丫的蝴蝶管家，一到上面就摇来晃去，当那床跟婴儿摇篮差不多。我都三天没睡好了。我跟这下面晃得头晕，就拿网球拍敲床，她那儿还晃。我站起来看她搞什么呢，原来拿一随身听在听歌，一边在床上扭来扭去。我说，你要跳舞下来跳啊，别你跟这跳舞，我在这儿受罪。丫斜了我一眼，继续晃。我这气呀！我躺到床上，想着怎么用最恶毒最隐蔽的方式收拾她。好不容易不晃了，我合上灌了铅的眼皮，心里想着这下好了。谁知有人“啪”地拍了我一巴掌。我一个鲤鱼打挺，正想骂呢，只见王盈那美丽的大眼睛在月光下熠熠闪着光。我说你不睡呀，这么晚了还想去千里共婵娟不成？她噓了一声儿，拉我下床，然后推了推床，蝴蝶管家睡得跟头猪似的。王盈轻手轻脚地拿出瓶红墨水和一枝毛笔，然后借着皎洁的月光，在蝴蝶管家脸上干下了“月光下的罪恶”。那丫居然没醒。我俩回床上安然入睡。

第二天我俩朦朦胧胧还没睡醒呢，就听一女生的尖叫。我想，糟了，准有人被强奸了。我一个激灵睁开眼，正准备跳下床去报警呢，这点儿正义感我还是有的。还没起身儿呢，就听隔壁上铺小雨点扑哧一声，我脑子转了转，记起昨天我跟王盈在那儿干下的“月光下的罪恶”。我刚想乐，蝴蝶管家已站到我床前，脸上被画得那叫一可乐：头上三道杠，嘴上两撇翘胡子，整个儿一猫。她跟那儿气得吹胡子瞪眼儿的。“是不是你画的？”丫说话挺凶。我摇摇头，说我早睡了，你

昨儿不跟那儿晃吗？你睡得比我晚呀，自个儿都不知道？要被强奸了怎么办啊？猫脸变得更白了，要昨晚跟那月光下站着，准以为是一女鬼。王盈向我挤了挤眼睛，跟那儿哼小曲呢。那丫恨恨地瞪了我两眼，到外面洗脸去了。不过，从此我也太平了，哼，不信还治不了你。

开始上课了，这大学倒还清闲，除了上午有课，下午只周一和周三有课。没课时，我和王盈就跟校园里撒丫子乱跑，去打网球，顺便展示展示网球裙下的玉腿。那些个处男和非处男就跟那儿站着流口水，这感觉那叫爽。我有幸被称为系花，为了感谢大家的厚爱，我偶尔也会对着那些个流口水的男生莞尔一笑。大概我特能装淑女吧，要不这系花就该是王盈了。

有空的时候我和王盈也常常跟那儿看男生打球，那球场上奔跑的矫健身影，脱下球衣擦汗时露出的结实的肌肉和光滑的皮肤，也让我俩流口水。我俩边看边评论哪个男生长得好看，哪个男生跑起来潇洒，这哪是看打球啊，其实就是看打球的男生嘛。不过，男生也喜欢有漂亮女生看他们打球，那样才觉着自个儿更像个男人呢。看他们打响指，看他们奔跑，看他们赤着上身将球衣搭在肩上，觉得他们都跟小贝和小马差不多远了。

有一天，一高大的酷哥将球砸王盈头上了，跑过来道歉，王盈说没关系，然后顺便认识了他。他叫张宇，是比我们高一个年级的外语系一班的班草，笑起来有一种神秘的味道。认识不久就对王盈展开了强大的攻势，甜言蜜语灌得她神思恍惚。那小子还特会说话，居然说王盈的马尾充分展示了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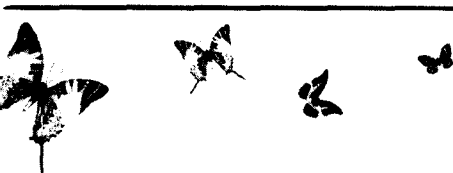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个少女的活泼可爱和青春魅力。丫的，铁定一情场高手，忒了解女孩了。说女孩漂亮吧，那太俗了，而且那漂亮的也太多了，指不定啥时遇到个比你强的就怀疑又被他看上了。找这一特点，表明他喜欢的就是你了，与别人有所区别没什么可比性。

嘿，王盈可真够幸运的，一上大学就弄一班草。虽说以前追我俩的男生很多，但我俩家里都管得严，三令五申地警告说不准谈恋爱，为这“圣旨”我俩不知弄丢了多少优秀男生。那些个男生都特纯，牵牵手都不敢，只会远远地看着你，帮你抄笔记，帮你找复习资料。现在想想挺后悔的。记得初三时有一男生，长得眉清目秀，个子不高，但我觉着他特有男子气概。记得那天在学校的梧桐树下，我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交给他，那是他的日记，上面记载着他对我的暗恋及相思，从初一到初三。我看了三天三夜，流了三天三夜的泪。那个感动呀，当时我就想以后不会再遇见这么好的男生了，挺可惜的，但我必须把这份感情扼杀掉。望着他满含希望的眼睛，我内疚地说我现在还不能恋爱。他的眼睛马上变成了兔子眼，我以为他铁定抱着我痛哭流涕，我准备好了那天豁出去弄一身的眼泪鼻涕，大不了牺牲我那件ELLE了。谁知他还冲我笑呢，不过笑得比哭还难看，然后牙一咬，转身走了，我看见他好像用手抹眼睛呢，肩膀一耸一耸地。我当时恨不得他给我两巴掌，这样我还好受一点儿。这事儿过后，我以为他不会再理我了，谁知他还继续帮我抄笔记呢，升高中时我俩考进了不同的学校，以后就没再联系。有的男生说我是辣手摧草。我说，有你们这风花雪月的劲儿，用来干点儿





正事多好呀，一群不学无术玩物丧志的家伙。其实我心里说，你们流泪，我心里还跟那流血呢。还是大学好，既学习了文化又顺带风花雪月了，说不定四年熬出来一学士，还带一老公。嘿，特值。

张宇向王盈频频发出约会邀请，王盈进大学才开荤，居然也没见她怎么动春心，仍保持着处女的矜持，偶尔才恩赐似的跟人家出去一下。我说有你的，不带这么玩儿人家的，不是早跟那儿流口水吗？现在倒在这儿装处女。王盈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翻起来：“我靠，你说什么呢，处女也能装？你姑奶奶我至今还就是一处女呢。”我说亏你还是学中文的，姑奶奶怎么会是处女呢？她说，正因为是学中文的才不知道呢，那是医学知识。正跟那儿贫呢，张宇来了，手上抱一大狗熊，进来冲我一乐，然后坐王盈床边去了。王盈抱着狗熊乐了，说你当我三岁小孩儿呢，打小我这东东就扔得满屋子都是。三天后，张宇那小子弄了瓶CD的“毒药”，把王盈乐得满脸开花，立马跟他约会去了。

王盈回来后拎了一大包，我说，你可别为这几百块的香水就把自个儿给卖了。王盈笑嘻嘻地说，我哪能啊，你姑奶奶我至于这么贱吗？不过这感觉真是美呀，有一男的跟你屁股后面付账，你只管勇往直前地冲，见什么好看好玩好吃好喝的只管往包里装。我说，你简直就一大尾巴狼，而且连羊皮也不披。她说，我今儿忘披了，你倒是随时都披着。我边跟她贫，边打开包，发现里面有好多好吃的东东。我说，有你这狼也不错呀，下回别忘了带卤煮。她说，亏你还是跟我打小长大的姐妹儿，你倒是会牺牲别人成全自个儿。我边吃